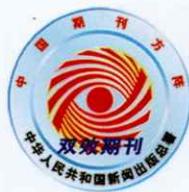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 中国语文

ZHōNGGUÓ YÙWÉN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主办

中国语文编辑部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5  
—  
2023



---

“行”的词缀化与“X 行”双音词的产生	赵长才	515
汉语 N <sub>1</sub> VN <sub>2</sub> 型复合词的构式解读	宋作艳	531
技能评价型准定语句“NP <sub>1</sub> +的+NP <sub>2</sub> +V 得 C”的形成 及发展演变	张 磊	548
“他的老师当得好”构式的产生过程	石毓智	563
于都客家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分析	钟小勇	578
闽东方言介音对变韵次序的影响	戴黎刚	586
鄂渝陕交界地区方言古精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类型 与历史演变	王平夷	599

---

# 于都客家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分析\*

钟 小 勇

**提要** 于都桥头话有三个基本指示代词：“底”（近指），“门”（中间词项）和“该”（远指），其中“门”是听话者指向的，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属人称指向系统。赣南中部、北部有些客家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与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具有同源性，也可以看作人称指向系统。“门”源于“面”，是将身体部位转喻为相关处所，并将听话者这一语境因素语义化为听话者指向这一特征的结果。

**关键词** 桥头话 指示代词三分系统 距离指向系统 人称指向系统

## 1. 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概要

不少语言和汉语方言指示代词（指代词、指示词）是三分的（参看吕叔湘，1990；汪平，2021；储泽祥、邓云华，2003 等），江西于都桥头客家话（以下简称为“桥头话”）的指示代词也不例外①。

### 1.1 基本指示代词

桥头话有三个基本指示代词：底[ti<sup>22</sup>]、门[mən<sup>22</sup>]、该[kai<sup>22</sup>]（“底、门、该”都是同音字，下文同音字不一一标出），“底”表近指，“该”表远指，“门”是中间词项(middle term)。这三个指示代词可以指示人、事物、处所、方向等，但不能直接接指示对象，需要加量词。试比较：

- (1) a. 门个东西你旁边/手上的东西 \* 门东西
- b. 底个当下这个地方 \* 底当下
- c. 该个时间那个时候 \* 该时间

“底、门、该”可以指代处所，但不能指代人、事物、方向等②。试比较：

- (2) a. 我个坐啊底，你个坐啊门，渠个坐啊该。我们坐在这儿，你们坐在你们那儿，他们坐在那儿。
- b. \* 底系我个，门系你个，该系哪人个？

### 1.2 合成指示代词

“底、门、该”可以和一些语素组合，构成合成指示代词，具体见下页表 1。

桥头话合成指示代词有以下特点：

第一，合成指示代词可以直接做状语、宾语、主语、谓语等成分，如“底向行这边走”中的“底向”做状语，“底咁都做得？这样怎么行？”中的“底咁”做主语，“看稳，像我底咁。看着，像我这样做。”“系，就门咁！是的，就你这样/那样做！”中的“底咁”“门咁”做谓语中心语。

\* 本文得到孙宜志、汪化云教授指导，吴越老师惠赠资料。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中不妥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① 于都县位于江西省南部，属赣州市。于都全县通行客家话，属于桂片。桥头乡位于于都县北部，与江西省兴国县交界。桥头话是笔者母语。

② 为便于表述，除非用于比较或引用文献，下文用“指代”统指指示和替代功能。

表1 桥头话合成指示代词

	底	门	该
指代处所	底啦、底搭、底头	门啦、门搭、门头	该啦、该搭、该头
指代方向	底向、底边	门向、门边	该向、该边
指代时间	底道子、底驳子	* 门道子、* 门驳子	该道子、该驳子
指代动作	底咁	门咁	* 该咁
指代性状、方式	底咁(做)	门咁(做)	* 该咁(做)

第二,桥头话没有指代人物、事物或数量等的合成指示代词,这些对象用指量短语(后可再加名词)指代,如“底块(饼干)”“门个(人)”。

第三,基本指示代词和合成指示代词都可以指代处所,基本指示代词一般做宾语,合成指示代词可以做主语、宾语和定语。如下举例(3)例(4)a,b 对比,其中例(4b)虽然可以说,但“门个东西”中“门”主要起指示事物的作用,而不是指代处所,其中的“个”是量词;例(4a)“门啦个东西”中的“门啦”做定语,其中的“个”相当于普通话的结构助词“的”。

- (3) a. 该啦有五个人。那儿有五个人。 b. \* 该有五个人。  
 (4) a. 门啦个东西系哪人个? 你旁边的东西是谁的? b. \* 门个东西系哪人个? 你旁边/手上的东西是谁的?

第四,“该”不能和“咁”构成指代动作和指代性状、方式的合成指示代词,“门”不能和“道子、驳子”构成指代时间的合成指示代词。

刘丹青、刘海燕(2005)指出,从跨语言或跨方言角度看,指示词语义细度存在“处所>个体>时间>程度、方式”这样的等级序列,即越在左边的分得越细或至少不会比右边的更粗。桥头话指示代词也基本遵循以上序列,指代时间的不比指代方式的分得细,但也不会更粗(两者都是二分)。桥头话的个体(人或物)用指量(名)短语指代,也是三分。

### 1.3 指量(名)短语

“底、门、该”可以和量词组合,构成指量短语,指量短语后还可再出现名词性成分。量词前可出现数词,但不能是显性的“一”。比较:

- (5) a. \* 门书放啊门。 b. 门本书放啊门。你旁边/手里那本书放在你那儿。  
 c. \* 门一本放啊门。 d. 门两本放啊门。你旁边/手里那两本放在你那儿。

“底”和“该”可以接动量词,“门”不能。比较:

- (6) a. 底次就算哩。这次就算了。 b. 我系转屋下该次买个。我是回家那次买的。  
 c. \* 门次就算哩。

为便于称说,下文也用“底”“门”“该”表示由它们构成的合成指示代词、指量(名)短语。

## 2. “门”是听话者指向的中间词项

### 2.1 “门”指向听话者

桥头话的“门”指代的对象靠近听话者,或者跟听话者有关。

首先,“门”的指代对象需与听话者在同一现场,两者不能隔得太远。比较:

- (7) a. (上衣在房间,听话者不在房间)\* 捞我间弄门件衫扯过来! 把我房间里的你旁边的上衣拿过来!  
 b. (上衣和听话者都在房间里)捞我间弄门件衫扯过来! 把我房间里的你旁边的上衣拿过来!

其次,“门”可以指代多种对象,但它们或靠近听话者,或者跟听话者相关,具体有六类:1)“门”指代靠近听话者的人,如“门个(人)系哪人? 你旁边的是谁?”2)“门”指代听话者的身体部位、装饰物、接触物或靠近听话者的事物,如“门顶帽子蛮标致很漂亮。”其中的帽子可以指听话

者头上戴着的帽子,也可以指听话者手里拿着的帽子,还可以指听话者旁边的帽子。3)“门”指代听话者所处的位置,或听话者旁边的位置,如“企啊门啦,唔要动。站在你那儿,别动。”4)“门”指代听话者所在的方向,如“门向有几多栋屋?你那边有多少栋房子?”5)“门”指代听话者的动作或发生在听话者旁边的动作,如“门咁是做唔得。你这样是不行的。”6)“门”指代听话者行动的方式,或发生在听话者旁边的动作的方式,如“门咁撬,锁都会撬坏。像你这样撬,会把锁撬坏。”

再次,人称代词(表示为“X”)与“门”的组合有不同限制或解读。如果“门”指代的对象对X来说是不可让渡的,X一般是第二人称。比较:

- (8) a. 门只手指脑做脉个? 你的手指头怎么了?  
b. 你门只手指脑做脉个? 你的手指头怎么了?  
c. ??我门只手指脑做脉个? 我的你旁边的手指头怎么了?  
d. ??渠门只手指脑做脉个? 他的你旁边的手指头怎么了?

当“门”指代的对象对X来说是可让渡的,X可以是三身代词,但“门”仍指向听话者。如:

- (9) a. 门件衫洗掉渠去! 把你旁边/穿着/手里的上衣洗了!  
b. 你门件衫洗掉渠去! 把你旁边/穿着/手里的上衣洗了!  
c. 我门件衫洗掉渠去! 把我的你旁边/穿着/手里的上衣洗了!  
d. 渠门件衫洗掉渠去! 把他的你旁边/穿着/手里的上衣洗了!

例(9c)(9d)的“衫”在听话者旁边,甚至由听话者拿着或穿着,只不过它分别属于“我”和“渠”。

总之,“门”指代的对象靠近听话者,或者跟听话者有关,“门”可看作听话者指向的(addressor-oriented)。而且不管是单用,还是和“底”“该”并举,“门”都是听话者指向的。

## 2.2 “门”与面指

有些方言指示代词有面指或当前指的用法,指示说话者和听话者面前存在的事物(邢向东,2020;张邱林,1992)。虽然“门”跟面指有关系,但不完全相同。如果说说话者指着听话者面前的事物对听话者说,这是面指,也可用“门”指代,如“门本书借得你看。你旁边/手里的书借给你看。”如果说说话者指着说话者面前的事物或听说双方以外的事物对听话者说,这也是面指,但不宜用“门”指代,而应用“底”或“该”,如“底本书借得你看。这本书借给你看。”可以这样认为,用“门”指代是面指,但面指不一定是用“门”指代。

## 2.3 “门”不宜看作中指代词或中性指代词

文献一般将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之外的指示代词称作中指代词或中性指代词,或者认为它们兼指远近。桥头话的“门”指向听话者,虽然“门”和“该”相对于说话者而言都可看作远指,但它们指代的对象与说话者的距离却是多样的。

第一,“门”指代的对象比“该”指代的对象离说话者更近。如:

- (10) 底啦到门啦5米,底啦到该啦10米。这儿到你那儿5米,这儿到那儿10米。

第二,“门”和“该”指代的对象与说话者等距离(如三者构成等边三角形),而且不需按时间先后顺序,既可以先说“门”(一般情况),也可以先说“该”。如:

- (11) a. 门个系哪人? 该个我认得。你旁边的是谁? 那个我认识。  
b. 该个系哪人? 门个我认得。那个是谁? 你旁边的我认识。

第三,“门”指代的对象比“该”指代的对象离说话者更远。如上例(10)也可说成“底啦到门啦10米,底啦到该啦(正才)5米。”再如下例(12),假设听话者在国外,说话者和听话者在电话里(或微信、视频等方式)聊各自的字典,显然“门本字典”离说话者远,而“该本”离说话者近。

- (12) 下次来个长间,门本字典带得来,我该本都翻烂哩,放啊厨厢弄哩。下次来的时候,把你旁边/手里的字

典带来,我那本都翻破了,放在抽屉里了。

总之,“门”和“该”指代的对象与说话者的距离表现多样,“门”不宜看作中指代词。“门”指向听话者,其指代对象与说话者的距离不是关注的重点,“门”也不宜看作中性指代词或兼指。中指代词或中性指代词都未能揭示出“门”听话者指向的本质特点,本文用指示代词分类中的“middle term”的中文翻译“中间词项”来称说这一特点。

### 3. 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类型分析

#### 3.1 两类指示代词三分系统

Anderson 和 Keenan(1985:282–286)、Diessel(1999:39)等根据中间词项解释的不同将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分为距离指向系统 (distance-oriented systems) 和人称指向系统 (person-oriented systems)<sup>③</sup>。如果中间词项指代的对象比第三个词项指代的对象更靠近说话者,则为距离指向系统;如果中间词项指代的对象靠近听话者或由听话者确认,则为人称指向系统。Lyons(1968:278–279)直接将人称指向系统中的三个词项分别称为第一人称指示代词(靠近说话者)、第二人称指示代词(靠近听话者)和第三人称指示代词(远离听说双方)。区分两类系统关键看中间词项是否是听话者指向的。

从世界语言来看,属于距离指向系统的有西班牙语、北索托语 (Northern Sotho) 等,据现有研究,大多数汉语方言也属于距离指向系统。属于人称指向系统的有日语、邦加西南语 (Pangasinan)、帕劳语、巴西葡萄牙语书面语、古教会斯拉夫语、拉丁语等 (Anderson 和 Keenan, 1985:282–286; Diessel, 1999:39; Meira, 2003:8; Lyons, 1968:278–279 等)。如日语,见表 2。

表 2 日语人称指向系统 (Anderson 和 Keenan, 1985:284) 再如邦加西南语:1) 靠近说话者:(i) *yá*(单数)、(i) *rá-ya*(复数);2) 靠近听话者:(i) *tán*(单数)、(i) *rá-tan*(复数);3) 远离听说双方:(i) *mán*(单数)、(i) *rá-man*(复数)(Diessel, 1999:39)。

	指示形容词	指示代词	处所副词
靠近说话者	<i>kono</i>	<i>kore</i>	<i>koko</i>
靠近听话者	<i>sono</i>	<i>sore</i>	<i>soko</i>
远离听说双方	<i>ano</i>	<i>are</i>	<i>asoko</i>

#### 3.2 赣南中部、北部客家话的人称指向系统

先看表 3。

表 3 赣南中部、北部客家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

方言点	第一个词项(近指)	中间词项	第三个词项(远指)	出处
于都(桥头)	底[ <i>ti</i> <sup>22</sup> ]	门[ <i>mən</i> <sup>22</sup> ]	该[ <i>kai</i> <sup>22</sup> ]	笔者母语
于都(贡江)	这[ <i>ti</i> <sup>35</sup> ]	米[ <i>mi</i> <sup>35</sup> ]	那[ <i>kae</i> <sup>31</sup> ]	谢留文(1998)
宁都	滴[ <i>ti</i> <sup>24</sup> ]	面[ <i>miɛn</i> <sup>24</sup> ]	囉[ <i>kei</i> <sup>24</sup> ]	黄小平(2022)
石城(屏山)	□[ <i>ti</i> <sup>35</sup> ]	□[ <i>miɛn</i> <sup>32</sup> ] ~ <i>ka</i> <sup>35</sup> :那里(中指)	□[ <i>ka</i> <sup>35</sup> ] 本字或为“囉”	黄婷婷(2022)
石城(高田)	底[ <i>ti</i> <sup>24</sup> ]	□[ <i>mp</i> <sup>21</sup> ] ~ <i>ka</i> <sup>24</sup> to <sup>43</sup> :你那儿。 与“那儿”相对。有中指作用。也音“ <i>ŋ</i> ”。	□[ <i>ka</i> <sup>24</sup> ]	温昌衍(2018)

<sup>③</sup> 两类系统在某些方面有重合,如某些人称指向系统可看作距离指向系统(参看 Meira, 2003:3),但两类系统的差别也很明确。此外,指示代词四分系统也有分属两类系统的,如 Sre 语属于人称指向系统,威尔士语和布列塔尼语(Breton)属于距离指向系统(参看 Anderson 和 Keenan, 1985:286–287)。

桥头话的中间词项“门”是听话者指向的，桥头话的指示代词三分系统是人称指向系统。

赣南中部、北部(于都、宁都、石城等)有些客家话的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和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可能具有同源性，详见上页表3④。

于都与宁都、石城接壤，表3中的这些方言点指示代词之间的联系很明显，如三个词项的声母分别为[t][m]和[k]，韵母相近或有对应关系⑤。笔者认为，它们的中间词项是听话者指向的，其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可以看作人称指向系统。如温昌衍(2018)将石城(高田)话的中指代词□[m<sup>21</sup>]对应于“你”。再如谢留文(1998:15-16)认为于都(贡江)话的“米”具有中指的作用，如“这介系𠂇介嘚，米介系你介嘚，那介系佢介嘚”，其中“米”指示的对象显然是靠近听话者的。

下面重点分析黄小平(2022)提及的现象。该文较全面分析了宁都话“面”的特点，不过未把它看作听话者指向的。该文指出，“面”指示面对着的事物，指示时脸部正对着事物，脸仰起，嘴和下巴朝前，并且略有示意。注意这里的“示意”，显然是向听话者示意，说明听话者在场。而且，该文举的许多例子都显示听话者在言谈现场，也有很多例子“面”与第二人称代词共现，如“面只你个，嚒只渠个。这(那)个你的，那个他的。”该文举了一对例子很有意思：

(13) \* 你去隔壁驮面乘楼开过来吧。你去隔壁搬这(那)架楼梯过来吧。

(14) 你去面隔壁驮乘楼开过来吧。你去这(那)隔壁搬一架楼梯过来吧。

黄小平(2022)认为指示隔壁的不可见的事物不能直接用“门”。笔者认为，例(13)不能说，是因为“楼开”不是靠近听话者(两者隔着墙壁，“去”也显示两者不在同一现场)，而例(14)可以说，是因为“隔壁”靠近听话者。

将“面”看作听话者指向的，可以较好地解释“面”具有有定性和亲昵色彩、亲切态度的特点，因为“面”指代的对象靠近听话者，或与听话者相关，所以该对象是听话者易于辨认的，是有定的，该对象对听话者也不具陌生感。黄小平(2022)还指出，“面”可以指示远处(可见)或远方(不可见)的事物，似乎与听话者关系不大，如：

(15) 你看，面天上个云鱼鳞样的！你看，这(那)天上的云朵像鱼鳞一样！

(16) 噜两工落雨，面山塘里个鱼子做下走掉欸。这两天下雨，这(那)山上池塘里的鱼儿全部游出来了。

笔者认为，“面”仍指向听话者，例(15)有提请听话者注意的“你看”，一般只有靠近听话者的才需提请听话者注意。例(16)，据黄小平(2022)，说话者说话时想象着“山塘”在自己和听话者面前。因此，说话者至少从心理上认为“天上个云”“山塘”靠近听话者。这两例的

④ 感谢审稿人指出江西石城(高田)话的情况。石城(屏山)话和石城(高田)话指示代词是笔者查检同音字归纳出来的。三分指示代词很不易调查到真实情况(汪平, 2021: 39)，这里只关注文献中与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可能有同源关系的几个方言点的情况。据刘纶鑫(1999: 625、667、702)，赣南中部、北部(于都、宁都、石城)和中南部(上犹、安远、龙南等)客家话指代系统差异较大：前者近指代词声母是[t]、远指代词声母是[k]，后者近指代词声母是[k]、远指代词声母是[n]或[k]；而且后者最近指、最远指等词项一般是近指、远指代词的变调。据项梦冰(1999: 208)，闽西清流(长校)客家话指示代词也是三分：这[t<sup>24</sup>] (近指)、扁[pain<sup>24</sup>] (中指)、解[ka<sup>24</sup>] (远指)，它与赣南中部、北部客家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关系(两者近指、远指代词声母一样，中间词项声母不同，但都是双唇音)值得进一步探讨。另据刘村汉(1995)，湖北随州话有近指(这)、远指(那)和次近指(你那,[nia<sup>3</sup>])、次远指(你那,[nia<sup>4</sup>])四种。近指、远指以发话人为基准，次近指、次远指以受话人为基准，随州话也可看作人称指向系统。如果将次近指和次远指看作变读形式，随州话也是三分系统。赣南中部、北部客家话人称指向系统与随州话人称指向系统应该没有同源关系。

⑤ 据谢留文(1998: 141-142)，于都(贡江)话“扁、变、片、骗、眠、面”等字的韵母都是[i]。于都(贡江)话标调原采用五度竖标法，现改为调值数码法。

“面”用桥头话的“门”来说，“天上个云”“山塘”都是靠近听话者的。

由此看出,于都、宁都和石城一些客家话中间词项是听话者指向的,或者具有明显的听话者指向特点,它们的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可以看作人称指向系统。

### 3.3 桥头话指示代词是典型的三分系统

汪化云(2002)、张振兴(2007)等认为许多汉语方言指示代词并不是真正的三分<sup>⑥</sup>,黄小平(2022)也认为宁都话是近指和远指二分系统而不是三分系统。

笔者认为,桥头话(乃至表3所列宁都、石城等客家话)的指示代词虽然可以根据它们与说话者的距离差异分为近指(“底”)、远指(“门”“该”)两类。但从人称指向系统角度分析,它是典型的三分系统。首先,三个指示代词指向不同对象:“底”指向说话者,“门”指向听话者,“该”指向第三者。它们可以并举,而且分工明确,指代对象不会混淆。其次,三个指示代词语音上差异较大,声母和韵母完全不同,为变读形式(如长音、重读、重叠等)的可能性很小。第三,“门”与共同语近指、远指代词及其变体(参看吕叔湘,1985/2004)没有明显的语音联系,不太可能是共同语指示代词叠置的结果。第四,“门”和“该”相对于说话者是远指,但两者差异很大(“门”“该”指代的对象与说话者的距离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门”指代的对象可以比“该”指代的对象远,也可以近;有些“门”可以用普通话“这”替换)。

需强调的是,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并不意味着三者一定要并举,三者可以单用,可以两个并举,还可以三个并举,并举时有强调作用。

### 3.4 “听话者凸显”与指示代词分类

桥头话等的指示代词人称指向系统显示了“听话者凸显”(salience of the addressee)在指代活动中的影响。言语活动中,听话者与说话者相关,听话者的位置比其他位置更凸显,因而可能成为交际的目标(参看 Meira, 2003:10)。许多文献探讨指示代词时也都关注到了听话者的影响,如 Lyons(1968:278–279)将拉丁语和土耳其语的中间词项称为第二人称指示代词; Fillmore(1982:49)将听话者中心(hearer-pivot)作为空间直指的描写框架之一; Levinson(1983: 81)则提醒大家指示代词常常根据参与者角色的对比来组织。

世界上有不少语言或方言的指示代词与第二人称代词同源,如古代汉语第二人称代词“尔”“若”可以用如指示代词(吕叔湘,1985/2004:187)。据张惠英(2001:124–131),武鸣壮语、黔东苗语等民族语以及东莞客话、广州话等汉语方言的近指词与第二人称代词同源,贵州高坝侗语不分远近的指示代词和单数第二人称代词都是  $\text{na}^2$ 。如果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中间词项是听话者指向的,则其指示代词分类系统可看作人称指向系统。

此外,听话者还会对指示代词距离指向系统产生影响,如 Tiriyy 语、巴西葡萄牙语口语是距离指向系统,但它们的指示代词解读受听话者影响(参看 Meira, 2003:10)。甄珍、陈蒙(2018)指出,淄博方言指示词三分系统总体上以说话者为参照,但如果所指对象与听话者距离很近,通常仍倾向于使用中指基本指示词“乜”<sup>⑦</sup>。项梦冰(1999:208–213)指出,闽西清流(长校)客家话中,当听说双方处在同一位置上时,说话者使用指示代词遵循距离原则;但他们不在同一位置上时,听话者所在位置用中指代词“扁”。不过,“乜”和“扁”只是在某些场合指

<sup>⑥</sup> 汪化云(2002)将淄博方言的远指“那”看作共同语“那”的叠置,因而是近、远指二分。甄珍、陈蒙(2018)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淄博方言中,三个指示词分工明确且三者互补,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

<sup>⑦</sup> 甄珍、陈蒙(2018)指出,淄博方言的“乜”并非总和听话者相关。

向听话者,因而淄博方言和清流(长校)话的指示代词分类系统不是人称指向系统。

听话者在指代活动中具有凸显性,汉语方言相关研究并不多见<sup>⑧</sup>,其中原因值得探讨。

#### 4. 桥头话“门”的来源

最后简要探讨“门”的来源,黄小平(2022)认为宁都话的“面”是从“对面”“面前”等表处所、位置的方位词省缩而来。

笔者认为,桥头话“门”的本字很可能是“面”,不过,作为身体部位的“面”可以直接转喻为“面前、对面”等处所、位置义(类似的还有“眼”“脑”“背”“脚”等身体部位转喻为相关处所),这也是世界语言的普遍现象(参看 Svorou, 1994: 249; Heine 和 Kuteva, 2002: 50),桥头话“面口”(房屋对着的空地,不是“门口”)中的“面”就是指“面前、对面”。由于面前、对面的往往是听话者,而且听话者位置又具有凸显性,因而,说话者会将听话者这一语境因素语义化,从而使“面”具有听话者指向的语义特征(参看 Meira, 2003: 10),表示“听话者面前、对面”(指代处所);然后再扩展到指示处所,再扩展到指示其他对象,大致经历了如下语义演变过程:

身体部位>相关处所>指代听话者相关处所>指示听话者相关处所>指示听话者其他相关对象

与此相应,“面”语音也发生了变化<sup>⑨</sup>,韵头消失,韵腹央化,声调也受“底”“该”感染,最后变成“门”[mən<sup>22</sup>]。

Diessel(1999: 154)指出,没有正面证据显示指示代词源于词汇项目,指示代词可能是基本词汇。笔者认为这是就早期指示代词而言,如桥头话“底”表近指、“该”表远指可能找不到确定的理据,但“门”应是后期产生的,据志村良治(1995),上古至元代汉语指示代词是二分的(参看张维佳,2005)。湖北随州听话者指向的次近指[nia<sup>3</sup>]和次远指[nia<sup>4</sup>]是“你”和“那”的合音(参看刘村汉,1995),这也显示听话者指向的指示代词可以是后起的。

#### 5. 结语

江西于都桥头话有三个基本指示代词:“底”(近指)、“门”(中间词项)和“该”(远指),它们可以指示人、事物、处所、方向、方式、动作等,但只能指代处所;它们可以构成合成指示代词和指量(名)短语。

“门”指代的对象靠近听话者,或与听话者有关,“门”是听话者指向的,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属于人称指向系统。赣南中部、北部(于都、宁都、石城等)有些客家话指示代词系统与桥头话指示代词系统具有同源性,它们也可以看作人称指向系统。

指示代词人称指向系统体现“听话者凸显”对指代活动的影响,听话者甚至在一些距离指向系统中也有影响。目前汉语方言指示代词研究中关注听话者影响的成果不多,但这无疑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本文认为“门”源于“面”,是身体部位转喻为相关处所,并将听话者这一语境因素语义化

⑧ 陈玉洁(2011)指出,有些语言的中指词与听话者有关,指示靠近听话者的对象,如日语。陈文未举汉语方言例。笔者查阅了大量语言学期刊以及黄伯荣(1996)、李如龙、张双庆(1999)等有关汉语方言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文献,只发现少数文献(如项梦冰,1999;甄珍、陈蒙,2018等)提及某些方言的某些指示代词(一般是中指或更近指)跟听话者有关,未发现有文献将某方言的指示代词三分系统明确看作人称指向系统。

⑨ 桥头话“面”的读音为[mien<sup>41</sup>],与“面”的中古拟音[m̩eŋ](郭锡良,2010:341)基本一致。

为听话者指向这一特征的结果。不过，“面”何时演变为指示代词，因资料缺乏，只能暂付阙如。

## 参考文献

- 陈玉洁 2011 《中性指示词与中指指示词》,《方言》第2期。
- 储泽祥 邓云华 2003 《指示代词的类型和共性》,《当代语言学》第4期。
- 郭锡良(编著) 2010 《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黄伯荣(主编)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
- 黄婷婷 2022 《江西石城屏山客家话同音字汇》,《东方语言学》第1期。
- 黄小平 2022 《宁都客家方言的中性指示词“面”》,《华中学术》第1期。
- 李如龙 张双庆(主编) 1999 《代词》,暨南大学出版社。
- 刘村汉 1995 《随州方言代词四指》,《中国语言学报》(第七期),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刘海燕 2005 《崇明方言的指示词——繁复的系统及其背后的语言共性》,《方言》第2期。
- 刘纶鑫(主编)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85/2004 《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90 《指示代词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纪念陈望道先生百年诞辰》,《中国语文》第6期。
- 汪化云 2002 《汉语方言指示代词三分现象初探》,《语言研究》第2期。
- 汪 平 2021 《汉语方言三分指示代词比较研究》,见《方言衡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温昌衍 2018 《江西石城高田客家话同音字汇》,《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1期。
- 项梦冰 1999 《清流方言的代词系统》,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暨南大学出版社。
- 谢留文 1998 《于都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邢向东 2020 《晋语的“底”系指代词及其来源》,《汉语学报》第2期。
-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语文出版社。
- 张邱林 1992 《陕县方言远指代词的面指和背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张维佳 2005 《山西晋语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来源》,《中国语文》第5期。
- 张振兴 2007 《汉语方言指示代词二分与三分》,汪国胜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甄 珍 陈 蒙 2018 《山东淄博方言指示词的三分现象》,《方言》第4期。
- 志村良治 1995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
- Anderson, Stephen R. and Edward L. Keenan 1985 *Deixi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III*, 259–30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essel, Holger 1999 *Demonstratives: Form, Func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Fillmore, Charles J. 1982 Towards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spatial deixis. In Robert J. Jarvela and Wolfgang Klein (eds.),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Studies in Deixis and Related Topics*, 31–59.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inson, Stephen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ohn 1968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ira, Sérgio 2003 ‘Addressee effects’ in demonstrative systems: The cases of Tiriyó and Brazilian Portuguese. In Friedrich Lenz (ed.), *Deictic Conceptualisation of Space, Time and Person*, 3–1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vorou, Soteria 1994 *The Grammar of Spa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甲骨文摹本大系》

黄天树教授主编的《甲骨文摹本大系》2022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

书 号：978-7-301-33397-6  
开 本：正8开  
千 字：26710千字  
定 价：49000.00元（全43册）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主 编：黄天树  
编 著：王子杨 莫伯峰 刘 影 李爱辉 方稚松  
赵 鹏 连佳鹏 何 会 李延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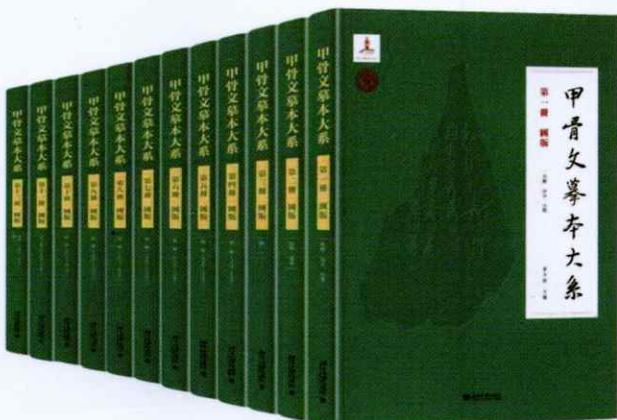
2012年，黄天树教授率领其甲骨团队开始《甲骨文摹本大系》的编撰工作，选择良拓，剔除伪片，删除重片，缀合残片，分类断代，制作摹本，撰写释文，编制索引，十年磨一剑，至2022年终告完成。

这是第一部以摹本的形式按照新的理论和方法综合整理研究甲骨文资料的集大成之作，把原本庞杂无序的有字甲骨整理成井井有条的科学史料，是国内外已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所没有的。《大系》收录已见著录的甲骨共计7万余片，按字体分为自肥、自小、虫类、自宾、戌类、宾一、典宾、宾三、宾出、出一、出二、事何、何一、何二、黄类、自厉、厉一、厉二、历草、历无、无名、无黄、子类、圆体、劣体、妇女、午类、花东、刀类、亚类、侯南、屯西等32个类组，暂无法分类的归入“未详”，另有殷墟以外遗址出土甲骨单独分类。全书共43册，由图版（28册）、释文（10册）、索引（5册）三部分组成。

与《甲骨文合集》相比，《大系》有以下特点：

- 第一，采用“两系”新说代替“五期”旧说；
- 第二，精心为每版甲骨制作摹本；
- 第三，给每一版有字甲骨标注字体类别；
- 第四，增补缀合新材料；
- 第五，撰写释文，编制索引，读者若需看其拓本，通过索引即可检得，十分便捷。

《大系》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字形清楚、摹写精确的甲骨文资料总集，它的出版不仅会大大推动甲骨文研究的深入，也会对其他领域的人文学者甚至是自然科学研究者查找利用甲骨文文献提供极大的便利，从而使更多人能够充分利用甲骨文研究的成果。



09>

ISSN 0578-1949

CN 11-1053/H

国内代号 2-46

商标注册 6421633

国外代号 BM18

定 价 40.00 元

770578 194234